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徵兆

五行志貞觀十七年八月涼州昌松縣鴻池谷有五色石青質白文成字八十八字合百一十字 太宗遣使祭之曰天有成命表瑞貞石文字昭然運數惟永既旌高廟之業又錫朕身之祚迨於皇太子治亦降貞符具紀姓氏甫惟寡薄彌增寅懼 玉海

武德末太宗平內難苑中池內有白龜游於荷葉之上

太宗取之化爲白石瑩潔如玉登極之後降制曰皇天眷佑錫以寶龜 錄異記

十月甲寅詔曰厚地降祉正名表祥瑩翠色而流光發素質而成字十一月己卯有事南郊讀謝天瑞文 上官儀 有賀表 玉海

初太原有術士温彬彦高宗時封一狀謂其妻曰吾沒後年名垂拱即詣闕獻之愼勿開也垂拱初其妻獻之狀中預陳則天革命及突厥至趙定之事故則天知賊至趙州而退 唐書吉頊傳

開元二年八月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東都九鼎銘其豫州鼎銘武后所製文曰羲農首出軒昊膺期唐虞繼踵湯禹乘時天下光宅域內雍熙上元降祉方建隆基宰相姚崇盧懷愼等奏曰聖人啟運休兆必彰故化馬爲龍預流謠頌秀爲天子早著冥符臣等今見薛謙光所獻東都鼎銘大聖天后所製其文云上元降祉方建隆基豫州處天地之中所以遠包四海銘文獨聖后所製固必先感二儀靈慶昭彰曠絕今古臣等忝陪近侍喜踰常情請宣付史官并頒示內外許之冊府元龜

鄭案此下原闕二字云張燕公文逸而學奧蘇許公文似古學少簡而密張有河朔刺史冉府君碑序金城郡君云蕣華前落蘗瘞城隅天使馬悲啟滕公之室人看鶴舞開王母之墳亦其比也公又云張巧於才近世罕比蘇嘗夢書壁云元老見逐讒人孔多既誅羣兇方宣大化後十三年視草禁中拜劉幽求左僕射制上親授其意及進本上自益前四句乃夢中之詞也唐語林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爲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

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爲此色悒悒而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爲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生於几下取一緘書可十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緘不爾當大咎揆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爲宗長適遇上尊號揆既謁璆璆素聞其才

請爲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
朕甚佳之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
揆所爲乃下詔召揆時揆寓宿於懷遠坊盧氏姑之舍
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見乃
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黄門爲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
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揆
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或
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拆其緘塗八字旁注兩句既進
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

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命篤往宣平坊訪王生則竟一夕

復見矣前定錄

杜子美十餘歲夢人令采文於康水覺而問人此水在

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鵝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

天使汝下謫爲唐世文章法九雲誥已降可於豆壠下

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

捫之麟篆熟聲振扶桑享天福後因佩入葱市歸而飛

火滿室有聲曰邂逅穢吾令汝文而不貴雲仙雜記

唐述聖頌碑在華陰西岳廟爲達奚珣撰序呂向撰頌

今碑已燬尚存塊石巋然如山頌稱其光洞納不可復見至云疑若斷山眞成碑讖昔向曾以美人賦諫幾死張說爲請卽拜補闕賜銀章朱紱不可謂不遇也建碑時帝侈心旣萌且謂岳神來迎頌不以諷何也金石史

唐天寶七載封北岳神爲安天王是時祿山近在肘腋安天王之名得毋爲之兆乎碑辭李荃撰其陰則康傑文書以八分者戴千齡也唐封北岳神碑跋　曝書亭集

肅宗初爲皇太子天寶十三載覩安祿山有悖逆之狀恐危宗廟遂精誠祈夢其夜夢故內侍普寂等二人昇

一紫案覆以黃帕自天而下直至帝前素版丹書文字甚多既寤所記者纔四句曰厥不云乎其惟其時上天所保福祿不虧（冊府元龜）

代宗即位日慶雲見黃氣抱日初楚州獻定國寶一十二乃詔上監國詔曰上天降寶獻自楚州神明生運數之符合璧定妖災之氣初楚州有尼真如忽有人接去天上天帝言下方有災令此寶鎮之其數十二楚州刺史崔侁表獻焉（酉陽雜俎）

夫一邱之土無情也遇雨而圮偶然也窮象數者已懸

定於十八萬六千四百日之前矧於理亂之運窮達之命聖賢不逢君臣偶合則姜牙得璜而尚父仲尼無鳳而旅人傅說夢達於巖野子房神授於圯上亦必定之符也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經營如彼孟去齊而接淅賈造湘而投弔又眷戀如此豈大聖大賢猶惑於性命之理歟將俛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廢歟余不可得而知也欽悅尋自右補闕歷殿中侍御史爲時宰李林甫所惡斥擯於外不顯其身故余敘其所關係於二篇之後以著蓍筮之神明聰哲之懸解奇偶

之有數貽諸好事爲後學之奇翫焉李吉甫編次鄭欽悅辨大同古銘論

高郢夜課於豐亭忽見一髑髏在案上視之石也郢異其事取千題散置楮中禱祝令石髑銜之以卜來事旣而石髑髏頭乃是沙洲獨鳥賦題出果然其年首選雲仙

雜記

退之李虛中誌曰李虛中最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旺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東坡志林

韓退之詩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磨蝎爲身宮

僕以磨蝎爲命宮平生多得謗譽殆同病也稗編

相國李固言元和六年下第遊蜀遇一老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鎭蜀土明年果然狀頭及第詩賦有人鏡芙蓉之目後二十年李公登庸其姥來謁李公延入坐定又曰出將入相定矣酉陽雜俎

太和初京師有輕薄徒取貢士姓名以義理編飾爲詞號爲舉人露布九年冬就戮者多出自文儒因話錄

唐李一品貴極當時嘗爲滁州刺史作懷嵩樓西城上刻文於石以懷嵩洛有白雞黃犬之嘆後竟以謫死泊宅

客有都尉崔公嘗以投筆筮仕遇解九二爻應無何而立功異域迨遂之來相與遊田而獲三狐公以爲應往者之兆遂爲田獲三狐賦余因應云　李咸田獲三狐賦序　文苑英華

葬在咸陽東北近涇萬歷中涇岸圮擁水不流三日乃得茲石其銘曰水竭原遷斯文乃傳適符其事可謂奇矣　唐李輔光墓誌　石墨鐫華

鴻墀謹案銘文云云乃作者臆度之詞偶然符合崔

元晷謟佞之尤詎得有前知耶

羅穎南昌人涉獵經傳與里人彭會同以辭賦稱開寶中詣金陵試銷刑鼎賦儒術之本論有司以鄧及爲第一穎居末榜旣上後主遷穎第二手筆圈其名是夕穎夢黑氣環身有長人自上挽而出之十國春秋

釋僧緘俗姓王居淨衆寺有華陽王處厚者僞蜀落第入寺寫憂見緘緘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呼耶緘曰偶然耳處厚心知其異咨曰和尙某身跡奚若緘曰子將來之事極於明年而今而後事可

知矣意言蜀將亡也囑令勿洩一日緘於案頭拈文卷覽之則處厚府試賦稿曰考乎真僞非君燭下之文何多誑乎遂探懷袖賦稿示之此豈非程試之眞本乎處厚驚悚不已乃曰僕後偶加潤色用補燭下倉卒之過師何從得是本乎緘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者皆貯之矣處厚問明年及第姓名緘索紙立出一短封與之誡之嚴密藏之至春試罷乃拆短封視之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焉百日爲程及榜出周有八士也二王處厚與王愼言也王居一焉惡其百日爲

程處厚惟狎同年置酒高會暴亡驗其策名之榮止一百二十日前定錄補

宋齊邱爲儒日修啟投姚洞天畧云城上之鳴鳴曉角吹入愁腸樹頭之颼颼秋風結成離緒又云其如千懇萬端無奈饑寒兩字時有識者云當須殍亡後果如其言江表志

齊邱微時自洪州來奔時投騎將啟事曰有生不如無生爲人不若爲鬼又曰豈堪憂悒萬端無奈饑寒二字識者占其必殍死齊邱爲文語發天然而學問不廣恒

自謂古今獨步十國春秋

王仁裕字德輦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成篆籀之文由是文思日進十國春秋

裔孫將卒之前覩白虺緣於庭槐軀之失所在裔孫感賦鵩之文作槐蟲賦以見志裔孫初爲河中從事因事赴闕宿於邏店其地有上邏神祠夜夢神見召待以優禮手授二筆其筆一大一小覺而異焉及爲翰林學士裔孫以爲契鴻筆之兆旋知貢舉私自謂曰此二筆之應也洎入中書上事堂吏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時夢

中所授者舊五代史馬裔孫傳

于黎陽採巨石將紀德政以鐵車負載驅牛數百以拽之所至之處邱墓廬舍悉皆毀壞百姓望之皆曰碑來及碑石纔至而師厚卒魏人以爲悲來之應舊五代史楊師厚傳

亳州太淸宮道士上言聖祖殿前古檜萎瘁已久再生一枝畫圖以進詔曰當聖祖舊殿生枯檜親枝應皇家再造之期顯大國中興之運同上林仆柳祥叶於漢宣比南頓嘉禾瑞更超於光武宜標史冊以示寰瀛云舊五代史莊宗紀

鴻墀謹案五代會要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二年枯檜重華至安祿山僭號萎瘁明皇自蜀歸京枝葉復盛至是再生一枝長二尺餘

章仔鈞深沉有大度時太祖代司空鎮閩奉表修貢仔鈞以太祖倘知有唐乃詣軍門上謁投戰攻守三策先是獻策時仔鈞登嶺上卜天其夕地湧神瀵既至太祖果大喜館爲上賓執仔鈞手曰何相見之晚耶十國春秋

出爲平盧軍行軍司馬時符彥卿鎮青州以緯文士厚禮之緯妻以緯左遷駭惋傷離病留於京緯書候之曰

勉醫藥來春與子同歸獲鹿廣順二年春緯卒及訃至妻一慟而絶果雙柩北歸聞者歎之 舊五代史賈緯傳

劉贊幼文思遲鈍日禱天乞文才忽夢吞小金龜一枚文章大進有玉堂集若干卷又編蜀國文英八卷一日吐金龜投水中無何卒 十國春秋

幸寅遜常夢掌中抽筆占者曰君必作學士矣 楊伯嵒六帖補 又云孟蜀翰林夢掌中生草不絶果掌制草數年 十國春秋

韋轂少有文藻夢中得軟羅纈巾由是才思益進 十國春秋

聖朝乾德二年歲在甲子興師伐蜀明年春蜀主出降

二月除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呂公餘慶知軍府事以僞皇太子策勳府爲理所時僞太子善書札選本宫策勳府桃符親自題曰天垂餘慶地接長春八字以爲詞翰之美也至是呂公名餘慶太祖皇帝誕聖節號長春天垂地接先兆皎然國之興替固前定矣茆亭客話　五代詩話

鴻按謹案說苑載桃符二語爲僞蜀孟昶學士辛寅遜所作

全唐文紀事卷六十一終

全唐文紀事卷六十二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鑒拔

王方慶爲東都留守引堅爲判官表奏專以委之又賞其文章典實常稱曰掌綸誥之選也再思亦曰此鳳閣舍人樣如此才識走避不得唐書徐堅傳

初應制舉對策高第俄被落第者所援則天令所司重試沔所對策又工於前爲天下第一由是大知名吏部侍郎岑羲深賞重之謂人曰此今之郄詵也唐書崔沔傳

張嘉貞自平鄉丞免歸鄉里環堵之中蕭然自得時人莫之知也張修憲以御史出使還次蒲州使務有不決者意頗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客乎驛吏以嘉貞對修憲召相見咨以使事積時疑滯應之莫不豁然乃命草表又出其意外它日則天以問修憲修憲具以實對因請以己官讓與之 冊府元龜

元宗將封岱岳琯撰封禪書一篇及牋啟以獻中書令張說奇其才奏授祕書省校書郎 唐書房琯傳

九齡以才鑒見推當時吏部試拔萃選人及應舉者咸

令九齡與右拾遺趙冬曦考其等第前後數四每稱平允開元十年三遷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中書令與九齡同姓敘爲昭穆尤親重之常謂人曰後來詞人稱首也唐書張九齡傳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新唐書本傳

公諱徹字幼明隴西天水人也奕葉之明德粹氣萃於其躬故融而爲仁行播而爲文學童子時舅氏崔湜奇

其文嘗謂有何無忌之似其鄉舉也考功郎中蘇頲拔諸羣萃之中初選部舊制每歲孟冬以書判選多士至開元十八年乃擇公廉無私工於文者考校甲乙丙丁科以辨論其品是歲公受詔與徐安貞王敬從吳鞏裴朏李宙張烜等十學士參焉凡所升獎皆當時才彥考判之目由此始也高平郡別駕權公神道碑銘序　毘陵集

遜選貢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則杜鴻漸至宰輔顏眞卿爲尙書後年拔李華蕭穎士趙驊登上第遜謂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綸誥唐書孫遜傳

魯公眞卿第其所試文上等擢爲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比以書判拔萃選爲萬年尉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昌黎文集

遷吏部侍郎時開府宋璟兼尚書事晉及齊澣遞於京都知選事旣糊名考判晉獨多賞拔甚得當時之譽唐書蘇晉傳

杜甫累不第天寶十三載明皇朝獻太淸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故有贈集賢崔于二學士詩云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閽

氣冲新象表詞感帝王尊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倚風遺鵷路隨水到龍門舊注陳希烈韋見素爲宰相而崔國輔于休烈者皆集賢院學士也故末句云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可謂不忘於藻鑑之重者矣按唐史是歲陳希烈爲相至八月見素代之而甫集有上見素詩云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則甫之文乃爲見素所賞非希烈也（詩話總龜）

貞元中李繆公先榜落矣先是出試楊員外於陵省宿歸第遇程於省司詢之所試程探懷中得賦藁示之其

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年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策子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攜之以詣主文從容紿之曰侍郎今者所試賦奈何用舊題主文辭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題目向有人賦次韻脚亦同主文大驚於陵乃出程賦示之主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則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面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謝於陵於是請擢爲狀元前榜

不復收矣或曰出榜重收摭言

大歷貞元之間文士多尙古學効楊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唐書韓愈傳

郡守給事中京兆韋公夏卿知公以爲江左文雅無出其右適貞元十年詔徵天下隱居邱園不求聞達之士韋公遂薦焉與桂山處士劉明素同表公之言云受天淸氣與道逍遙時人以爲孔北海拔禰衡之文不之過

也褚藏言竇羣傳

元和中登進士第長慶元年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入三等冠制科之首是月拜左拾遺聰敏絕人文章峭麗翰林學士元稹李紳頗知之唐書龐嚴傳

文章之尤者有侯喜侯雲長者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爲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爲人淯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有韋羣玉者京兆之從子

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與祠部陸員外書　昌黎文集

陸忠州榜時梁補闕肅王郎中倣佐之肅薦八人俱捷餘皆共成之故忠州之得人皆烜赫事見韓文公與陸傪員外書摭言

唐世科舉之柄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爲之助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讒議多公而審亦有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

固已定於胸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云執事與司貢士者相知識彼之所望於執事者至而無間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職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矣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羣玉摭言作紓此四子者可以當首薦而極論期於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宏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

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於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爲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案摭言云正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榜韓文公薦十人於傪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考之正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紓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正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紳二年又放張後餘張

宏皆與摭言合陸傪在正元間時名最著韓公敬重之其行難一篇爲傪作也曰陸先生之賢聞於天下是是而非非自越州召拜祠部京師之人造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於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於朝凡吾與者若干人又送其刺歙州序曰君出刺歙州朝廷耆舊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齋咨涕洟咸以爲不當去則傪之以人物爲己任久矣其刺歙以十八年二月權公放榜時旣以去國而用其言不替其不負公義而采人望蓋與陸宣公同韓公與書時方爲四門博士居

百寮庶姝不以其薦爲犯分故公作權公碑云典貢士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又云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踊相躡爲宰相達官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梁肅及傪皆爲後進領袖一時龍門惜其位不通顯也豈非汲引善士爲當國者所忌乎韓公又有答劉正夫書云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耶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進名以是

觀之韓之留意人士可見也（容齋四筆）

子齊初應舉時行其文卷有所謂文讃者大爲昌黎韓公愈所賞以詩贈之其見奬重如此公復爲延譽於主司以是子齊之聲響於廷右矣會爲主司所擯公論所屈公咨嗟久之又爲之賦駑驥之章（灌畦暇語）

元和中令狐文公鎭三峯時及秋賦榜云特加置五場蓋詩謌文賦帖經爲五場常年以淸要書題求薦者率不減十數人其年莫有至者雖不遠千里而來聞是皆寢去唯盧宏正尚書獨詣華請試公命供帳酒饌侈靡

於往時華之奇客畢縱觀於側宏正自謂獨步文場公命日試一場務精不務敏也宏正已試兩場而馬植下解植將家子弟從事輩皆竊笑公曰此未可知旣而試登山采珠賦略曰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疎矣白石又殊於老蚌剖莫得之公大伏其精當遂奪宏正解元後宏正自丞郎將判鹺俄而爲植所據宏正以手札戲植曰昔日華元已遭毒手今來鹺務又中老拳復日試破

竹賦 摭言

張燕公知房太尉獨孤常州知梁補闕二君子之美出

於李翺上楊中丞書云竊以朝廷之士文行光明可以爲後進所依歸者不過十人翺亦常伏其門下舉其五人則無誘勸之心雖有卓犖奇怪之賢固不可得而知也其餘或雖知欲爲薦言於人復懼人不我信因人之所不信復生疑而不信自信猶且不固矧曰能人之固是以再往見之或不如其初三往復不如其載若張燕公之於房太尉獨孤常州之於梁補闕者萬不見一人焉摭言

白樂天一舉及第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

少年樂天時年二十七省試性習相近遠賦玉水記方流詩擕之謁李涼公逢吉公時爲校書郎於時將他適白遽造之逢吉行擕行看初不以爲意及覽賦頭曰噫下自人上達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逢吉大奇之遂寫二十餘本其日十七本都出摭言

致仕尙書白舍人初到錢塘會稽徐凝自富春來時張祜榜舟而至甚若疎誕然張徐二生未之習稔各希首薦焉中舍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鬬鼠勝負在於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以凝

爲先祜其次耳徐凝曰譙周室裏定游夏於邱虔馬守帷中分易禮於盧鄭如我明公薦㧞豈獨偏乎張祜曰虞部九奏非瑞馬之空音荆玉三投佇良工之必鑒且鴻鐘韻擊瓦缶雷鳴榮辱糺紛復何定分祜遂行歌而返凝亦鼓枻而歸自是二生終身偃仰不隨鄉試矣雲谿友議

崔元翰年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擢登甲科且曰不十五年當掌詔令竟如其言獨孤授舉博學宏詞吏部考爲乙第在中書覆昇甲科人稱其當唐書于邵傳

權知貢舉文宗自以題畀有司錯以籍上帝語侍臣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於前鄭覃曰陛下矯革近制以正頹俗而錯乃能爲陛下得人新唐書高鍇傳

初未第來東都時主司侍郎崔郾太學博士吳武陵策蹇進謁曰侍郎以俊德偉望爲明君選才僕敢不薄施塵露向偶見文士十數輩揚眉抵掌共讀一卷文書覽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其人王佐才也因出卷搢笏朗誦之郾大加賞曰請公與狀頭郾曰已得人矣曰不得即請第五人更否則請以賦見還辭容激厲郾曰諸

生多言牧疎曠不拘細行然敬依所教不敢易也唐才子傳

唐太和中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學有才思時中一作王人賫御書至以賜德裕德裕試其所爲謂曰子可爲我草表能立就一作構或歸以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德裕以爲當言三復又請曰漁歌樵唱皆傳公述作願以文集見示德裕出數軸與之三復乃體而爲表德裕嘉之因遣詣闕求試果登第歷任臺閣北夢瑣言

劉三復潤州人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三復以所業詣

郡干謁德裕開其文倒屣迎之辟爲從事德裕三爲浙西三復皆從太和中德裕輔政用爲員外郎居無何罷相復鎭浙西三復從之汝州刺史劉禹錫以宗人遇之深重其才嘗爲詩贈三復序曰從弟三復三爲浙右從事凡十餘年往年主公入相薦用登朝三復從公之京口未幾而罷昨以尚書員外郎奉使至潞旋承新命改轅而東三從公皆在舊地徵諸故事蔑無其比因賦詩餞別以志之又從德裕歷滑臺西蜀楊州累遷御史中

王鐐富有才情數舉未捷門生盧肇等公薦於春官云同盟不嗣賢者受譏相子負薪優臣致誚乃旌鐐嘉句云云聲聞藹然果擢上第太平廣記

崔元翰近五十始舉進士于邵異其文擢首甲科且曰不十年司誥命竟如其言太平廣記

唐大中初盧攜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爲彗平聲蓋短舌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韋岫尙書加欽謂其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是卜之他日必爲大用乎爾後盧果策名竟登廊廟北夢

邵謁苦吟工古調咸通七年抵京師隸國子時溫庭筠主試憫擢寒苦乃榜謁詩三十餘篇以振公道曰前件進士識略精微堪裨教化聲詞激切曲備風謠標題命篇時所難著燈燭之下雄辭卓然誠宜榜示眾人不敢獨專華藻仍請申堂並榜禮部已而釋褐後赴官不知所終（唐才子傳）

開之大王父（諱璨）唐光化中趙公（諱光逢）司貢士也實來應舉趙將以榜末處之遽有移書於趙公毀我先君者趙

公始得一書乃遷其名而進一等以至於前後得謗書二十六通趙公每得一書而必一進名是歲也趙下二十七人故我先君名止於第二苟是時書未止於二十六人之毀也卽必冠乎首矣上主司李學士書 柳東河集

羊紹素夏課有畫狗馬難爲功賦其實取畫狗馬難於畫鬼神之意也投表兄吳子華子華覽之謂紹素曰吾子此賦未嘉賦題無鬼神而賦中言鬼神子盍爲畫狗馬難於畫鬼神賦卽善矣紹素未及改易子華一夕成於腹笥有進士韋彖池州九華人始以賦卷謁子華子

華聞之甚喜家居數日貢一篇於子華其破題曰有丹靑二人一則矜能於狗馬一則誇妙於鬼神子華大奇之遂焚所著而紹素竟不能以巳下之其年子華爲冢取府元摭言

鍾傳雖起於商販尤好學重士時江西士流有名第者多因傳薦四遠騰然謂之曰英明諸葛浩素有詞學嘗爲泗州管驛巡官仰傳之風因擇其所行事赫赫可稱者十條列於啟事以投之十啟凡五千字皆文理典贍傳覽之驚歎謂賓佐曰此啟事每一字可以千錢酬之

遂以五千貫贈仍辟於幕下其激勸如此（五代史補）

李琪字台秀年十三詞賦詩頌大爲王鐸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鐸召設讌於公署密遣人以漢祖得三傑賦題就其第試之琪援筆立成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敗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鐸覽而駭之曰此兒大器也將擅文價（舊五代史）

范魯公質舉進士和凝爲主文愛其文賦凝自以第十三登第謂魯公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第十三者欲

君傳老夫衣鉢耳魯公以爲榮邵氏聞見錄

兒寬爲張湯作奏武帝開之馬周爲常何作奏太宗識之張嘉貞爲張修憲作奏武后識之令狐楚作太原書記德宗能辨其所爲諸公後皆爲名臣然則郡國書奏其可不擇人使爲之猗覺寮雜記

全唐文紀事卷六十二終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數隙

大業末王世充兄子太守河陽引世隆爲賓客大見親遇及太宗攻洛陽遣書諭太世隆爲復書言辭不遜洛陽平後世隆懼罪變姓名自號隱元先生竄於白鹿山太宗聞之遣房元齡諭之曰爾爲王太作書誠合重罪但各爲其主於朕豈有惡哉朕今爲天子何能追責匹夫之過爾宜坦然勿懷危懼也唐書鄧世隆傳

紀王慎爲襄州刺史則天立爲皇后每被讒嫉出爲申州刺史乾封初詔曰素節旣患舊疾宜不須入朝而素節實無疾自以久乖朝覲遂著忠孝論以見意時王府倉曹張柬之因使潛封此論以進則天見之不悅誣以贓賄降封鄱陽郡王仍於袁州安置唐會要

白猿傳唐人以謗歐陽詢者詢狀頗瘦削類猿猱故當時無名子造言以謗之此書本題補江總白猿傳蓋僞撰者託總爲名不惟誣詢兼以誣總噫亦巧矣率更世但貴其書而不知其忠孝節義學問文章皆唐初冠冕

至今瞭然史策豈此輩能污哉少室山房筆叢

天寶十二載安祿山來朝元宗欲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命張垍草制不行及其去也怏怏滋甚楊國忠曰此垍告之也遂貶盧溪郡司馬翰林志

璘永王雖有窺江左之心未露其事吳郡採訪使李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牒報曰寡人上皇天屬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禮絕寮佐而簡書來往應有常儀今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漢儀隳紊一至於斯乃使渾惟明取希言李廣琛趣廣陵採訪李成式希言等各以

兵拒之唐會要

初太常諡楊綰爲文貞比部郎中蘇端駮曰古者美惡無私褒貶必當將以嘉善而退惡爲列辟之明典也可不慎歟今謹詳前諡文貞者稽法考事恐非光允時論發揚來訓矣夫道德博聞曰文清白守節曰貞且元載與司徒友敬殊深推爲長者首舉清要人莫與京及司徒寵望漸高載畏其逼又知載贖壞綱紀心二於君既懼其凝因而疎間有口皆知載惡而獨會無一言或有發載之惡證告未明抱誠坐法者司徒時居上列奏達

非難不能因此披衷正詞全志士之命露兇狡之私而乃宴安自泰優游過日使元載禍大滅身竟勞聖上防伺之慮豈守節不隱耶豈懷道無毒耶非謂文貞亦明矣大歷十二年別勅謚爲文簡唐會要

鴻墀謹案舊唐書常衮與楊綰志尚素異嫉而怒之及綰謚文貞衮微諷比部郎中蘇端令駮之毀綰過甚端坐黜　又案史論謂嘗讀諸集如楊綰拜相之麻贈官之制改謚之詔秉筆者無愧色是蘇端之議爲公論所不容明矣

吳通微昆季同時擢用與陸贄爭恩不叶甚於水火天下醜之貞元三年贄上疏曰伏詳令式及國朝典故凡有詔令合由於中書如或墨制施行所司不須承受蓋所以示王者無私之意為國家不易之規貞觀中有學士一十八人太宗聽朝之餘但與講論墳籍時務得失悉不相干實錄之中具載其事元宗末方置翰林張垍因緣國親特承寵遇當時之議以為非宜然止於倡和文章批答表疏其於樞密輒不預知肅宗在靈武鳳翔事多草創權宜濟急遂破舊章翰林之中始掌文詔因

循未革以至於今歲月滋深漸迴職分頃者物議尤所不平皆云學士是天子私人侵敗綱紀致使聖代虧至公之體宰臣有備位之名陛下若俯順人情大革前弊凡在詔勑悉歸中書遠近聞之必稱至當若未能變改且欲因循則學士年月較深稍稍替換一者謗議不積二者氣力不衰君臣之間庶全終始事關國體不合不言疏奏不納雖徵據錯謬然識者以爲知言翰林志

裴度表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表後半云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奏書詔多有

參差蒙陛下委任之意不輕遭奸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幸亦無讐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奸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奸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云云後段分註不錄然備述佞幸情狀莫切於此蓋小人護已之過忌人之功護過則惟恐君子之近君忌功則不顧君子之失所逞其患失之心以敗壞天下之事雖曰素無讐嫌而無在非讐嫌矣此表緫

到詳明當仍舊本　晉公表疏皆如是似過於切直而無從容勸導之意豈亦自恃元老故盡言無隱歟綱目分注

拾遺

以愈妄論復爲國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擯黜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踰歲轉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俄有不悅愈者摭其舊事言愈前左降爲江陵掾曹荆南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均子鍔凡鄙近者鍔還省父愈爲序餞鍔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

庶子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唐書韓愈傳）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後折節事李愬元和中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僵傾隊者再三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悉以聞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說石烈士　羅昭諫集）

浮屠之文如蟫津蓋亦一世之雄也其報復昌黎不遺餘力雖然無問昌黎之學非蟫津所能排卽以其文亦豈可與昌黎抗歟是則可謂不自量矣（題蟫津集　鮚琦亭集）

退之之避史筆也柳州諍之是矣然其時故有說焉淮西碑則以爲失實而踣而段文昌改撰之順宗錄則以爲不稱而廢而韋處厚續撰之毛穎傳足繼太史迺當時誚其滑稽裴晉公書後世訾其紕繆使退之而任史其禍變當有甚此者柳徒責韓而莫能自奮其時故不

易也少室山房筆叢

韓退之剝啄行剝剝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嗔從者語我子胡為然我不厭客困於語言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蕃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為波瀾雖不開口雖不開關變化咀嚼有鬼有神子去不勇其如後艱我謝再拜子無復云往追不及來不有年他日咎憑宿書云足下亦見僕有不善乎僕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

從之游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
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戰慄寒心故至此
以來兢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
向者耶以此自謂庶幾無患不知猶復云云命也可知
何嗟乎春於此嘗折肱焉因併錄之余讀退之與李尚
書書勸其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爲崇深以拒
止嫉妬之口益知韓公於此涉世深矣餘冬序錄
韓文公爲人坦直計無所致惡於人爲國子博士相國
鄭公賜之坐索其所爲詩書即其讒於相國者又有讒

於李翰林者語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君子之致惡於小人豈有知其所以然哉文公作釋言以自解既自云不懼而何為作此文累數百言以此見文公懼讒之深也震州文集

柳子既謫猶懼不勝其口筮以元遇于之八其贊曰赤舌燒城吐水於瓶其測曰君子解祟也喜而為之賦解祟

賦 柳河東集

序

為宰相令狐楚所忌元和末年垂將大用楚畏其明俊欲以計沮之以離其寵有狄兼謨者梁公仁傑之後時

爲襄陽從事楚乃自草制詞召狄兼謨爲拾遺曰朕聽政餘暇躬覽國書知奸臣擅權之由見母后竊位之事我國家神器大寶將遂傳於他人洪惟昊穹降鑒儲祉誕生仁傑保佑中宗使絕維更張明辟乃復宜福胄允與國無窮及兼謨制出儒衡泣訴於御前言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當時不以爲累憲宗再三撫慰之自是薄楚之爲人（唐書武儒衡傳）

李吉甫爲宰相當國宗閔僧孺對策指切時政之失言甚鯁直無所迴避考策官楊於陵韋貫之李益等又第

其策爲中等又爲不中第者注解牛李策語同爲唱誹又言翰林學士王涯甥皇甫湜中選考覈之際不先上言裴垍時爲學士居中覆視無所異同吉甫泣訴於上前憲宗不獲已罷王涯裴垍學士唐書李宗閔傳

太常請諡李吉甫曰恭懿博士尉遲汾請爲敬憲度支郎中張仲方議曰李吉甫通敏資性而便媚取容至使內有害輔臣之盜外有懷毒蠆之孽師徒暴野戎馬生郊皇上旰食宵衣公卿大夫且慙且恥農人不得在畝紡婦不得在桑耗賦斂之常資散帑廩之中積徵邊徼

之備竭運輓之勞僵尸流血觜骼成岳酷毒之痛號呼無辜勦絕羣生逮今四載禍亂之兆實始其謀請俟蔡寇將平天下無事然後都堂聚議亦未爲遲憲宗方用兵惡仲芳深言其事怒甚貶爲遂州司馬勅謚曰恭懿唐會要

鴻墀謹案新唐書仲芳作仲方本傳云呂溫等以劾奏宰相李吉甫不實坐斥去仲方以溫黨故上此議憲宗疾其言醜訐貶又云仲方確正有風節旣駮吉甫謚世不直其言卒不至顯而舊唐書但云吉甫之

黨惡之故有此貶不言其挾怨事

嚴公衡爲右司郎中韋宏景爲吏部郎中元和十三年出公衡爲和州刺史宏景爲緜州刺史初張仲方以駁李吉甫謚得罪或謂仲方之議皆宏景教之公衡又助成焉故有是命冊府元龜

崔珙爲東都留守判尙書省事中書舍人崔荆爲庶子分務謁珙珙不爲見荆乃與珙素善者使候問之怒不已他日因酒酣復詰之居守益忿曰誓不與此人相面且人爲文詞言語豈可以珙兄弟作假對耶有穎悟者

採取荆文集詳之乃掌制日貶崔球爲撫州郡丞云貫緣雁序鼓扇澆風荆因爾感疾玉泉子

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寃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宫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寘彼周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爲江表刺史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迹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唐書白居易傳

其進非公議爲士類訾薄稹內不平因誡風俗詔歷詆羣有司以逞其憾（新唐書元稹傳）

中書門下奏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爲信今後實錄所載章奏並須朝廷共知者方得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從之李德裕奏改修憲宗實錄所載吉甫不善之迹鄭亞希旨削之德裕更此條奏以掩其迹搢紳謗議武宗頗知之（舊唐書武宗紀）

給事中韋宏質上疏論中書權重三司錢穀不合相府

兼領宰相奏論之曰昨韋宏質所論宰相不合兼領錢穀臣等輒以事體陳聞昔匡衡所以云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傳曰下輕其上賤人圖柄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宏質受人教導輒獻封章是則賤人圖柄矣宏質坐貶官又奏曰天寶已前中書除機密遷授之外其他政事皆與中書舍人同商量自艱難已來務從權便政頗去於臺閣事多繫於軍期決遣萬機不暇博議臣等商量今後除機密公事外諸侯表疏百寮奏事錢穀刑獄等事望令中書舍人六人依故

事先參詳可否臣等議而奏聞從之李德裕在相位日久朝臣爲其所抑者皆怨之自崔鉉杜悰罷相後中貴人上前言德裕太專上意不悅而白敏中之徒教宏質論之故有此奏而德裕結怨之深由此言也舊唐書武宗紀

李德裕在維揚李宗閔在湖州拜賓客分司德裕大懼遣專使厚致信好宗閔不受取路江西而過非久德裕入相過洛宗閔憂懼多方求厚善者致書一見欲以解分復書曰怨則不怨見則無端初德裕與宗閔早相善在中外交致勢力及位高稍稍相傾及宗閔在位德裕

爲兵部尚書自得歧路必當大用宗閔多方沮之幽閒鼓吹

言發於中情見乎辭則言辭者志氣之來也故察其言而知其內翫其辭而見其意矣余嘗聞太牢氏原註凉國李公常呼牛僧孺曰太牢凉公名不便故爾不書好奇怪其身險易其行以其姓應國家受命之讖曰首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犢子恣狂顛龍蛇相鬭血成川及見著玄怪錄多造隱語人不可解其或能曉一二者必附會焉縱司馬取魏之漸用田常有齊之由故自卑秩至於宰相而朋黨若山不可動搖欲有意擺撼者皆遭誣坐莫不側目結舌事具史官

劉軻日記余得太牢周秦行紀原註周秦行紀附於下反覆覩其太牢以身與帝王后妃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相也將有意於狂顛及至戲德宗爲沈婆兒以代宗皇后爲沈婆令人骨戰可謂無禮於其君甚矣懷異志於圖讖明矣噫余致君之道分隔於明時嫉惡之心敢辜於早歲因援筆而攄宿憤亦書行紀之迹於後周秦行紀論 會昌一品集

德裕南遷所著窮愁志引里俗犢子之讖以斥僧孺又目爲太牢公其相憎恨如此唐書牛僧孺傳

牛奇章初與李衛公相善嘗因飲會僧孺戲曰綺紈子何預斯坐衛公銜之後衛公再居相位僧孺卒遭譴逐世傳周秦行紀非僧孺所作是德裕門人韋瓘所撰開成中曾爲憲司所覈文宗覽之笑曰此必假名僧孺是貞元中進士豈敢呼德宗爲沈婆兒也事遂寢賈氏譚錄

李德裕窮愁志周秦行紀論謂牛僧孺身與帝王妃后冥遇證其身非人臣相懷異志於圖讖云云所恨未暇族之若不在當代必在子孫須以太牢少長咸寘於法牛李之黨如宗閔之徒則小人也僧孺無大過惡而德

裕恨之如此之深亦過矣至欲滅其族則德裕乃忍人也僧孺豈能爲逆身後子孫豈有反者信圖讖而妄加人以滅族之罪恐天地不容鬼神不赦卒殁朱崖未必非報也衛覺察雜記

唐人指牛僧孺李德裕之黨謂牛李之黨新唐書乃嫁其名於李宗閔人指爲牛李非盜僞謂何雖欲爲德裕諱然非其實矣德裕在海南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謂僧孺有不臣之志且以爲兩角犢子自顛狂爲牛氏之讖不知兩角犢子自全忠姓也德裕信賢要與僧孺立

敵議論偏異多如此類悻悻之氣至老不衰謂非黨得乎捫蝨新語

周秦行記李德裕門人僞撰以構牛奇章者也中有沈婆兒作天子等語所爲根蔕者不淺獨怪思黯罹此巨謗不亟自明何也牛李二黨曲直大都魯衞間牛撰元怪等錄無隻詞構李李之徒顧作此以危之於戲二子者用心可覩矣牛迄功名終而子孫累葉貴盛李挾高世之才振代之績卒淪海島非忌克忮害之報耶輒因是書揭告夫世之工譖愬者周秦行記、少室山房稿

韋瓘撰

楚再貶爲衡州刺史時元稹初得幸爲學士素惡楚與鎛膠固希寵稹草楚衡州制略曰楚早以文藝得踐班資憲宗念才擢居禁近異端斯害獨見不明密隳討伐之謀潛附奸邪之黨因緣得地進取多門遂忝台階實妨賢路楚深恨稹（唐書令狐楚傳）

李訓兆亂文宗召右僕射鄭覃與楚宿於禁中商量制勑上皆欲用爲宰相楚以王涯賈餗冤死敘其罪狀浮泛仇士良等不悅故輔弼之命移於李石（唐書令狐楚傳）

大中中李太尉三貶至朱崖時在兩制者皆爲擬制用

者乃令狐綯之詞李虞仲集中此制尤高未知孰是往往有俗傳之制云蛇用兩頭狐搖九尾鼻不正而身詎正眼既斜而心亦斜此仇家謗也南部新書

宣宗以政事委相國令狐公君臣道契人無間然劉舍人每訐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規於相國而不言其人姓名其間以丞相子拔解就試疏略云號曰無解進士其實有耳未聞云云又以子弟納財賄疏云白日之下見金而不見人云云丞相憾之乃俾一人為其書吏謹事之紫微託以腹心都不疑慮乃為一經業

舉人致名第受賂十萬爲此吏所告由是貶之北夢瑣言
大中中紘干峻與魏鐐爭府元而紘干屈居其下翌日鐐暴卒時峻父方鎮南海由是爲無名子所謗曰離南海之日應得數斤當北闕之前未消一捻因此峻兄弟皆罷舉張又新時號張三頭摭言
會紳族子虞文學知名隱居華陽自言不樂仕進時來京師省紳虞與從伯耆進士程昔範皆依紳及耆拜左拾遺虞在華陽寓書與耆求薦書悞達於紳紳以其進退二三以書誚之虞大怨望唐書李紳傳

咸通中中書侍郎平章事劉瞻以淸儉自守忠正佐時懿皇以同昌公主薨遷怒其醫官韓宗紹等縶於霜臺幷親屬二三百人散繫大理內外憂懼瞻上疏切諫時路巖韋保衡持寵忌之出瞻爲荆南節度使中外咸不平之翰林承旨鄭畋爲制詞畧曰早以文學疊中殊科風稜甚高恭愼無玷而又辭於廉潔不尙浮華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賄唯畏人知云云韋路大怒貶畋爲梧州刺史取十道圖檢見驩州去京萬里乃謫瞻爲驩州司戶參軍舍人李庾行誥詞駁責深焉瞻至

湖南李庾方典是郡出迎於江次竹牌亭置酒瞻唱竹枝詞送李庾躡屐過溝竹枝根渠深女兒庾懾怒乃上酒於瞻瞻命庾酬唱庾云不曉詞間音律瞻投杯曰君應只解爲制詞也是夕庾飲鴆而卒中朝故事

咸通中劉相國罷北京亞尹復爲翰林學士及出鎮荆南朝野無不惋惜其後蕭相登庸舉爲自代表云正人吞聲而扼腕百姓掩泣於道途是時昇道鄭相國在内庭夜草麻制具述其事云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是時都下甚傳爲之紙貴持權者覩

其詞大怒鄭公自翰林承旨左遷梧州相國自端溪竄於日南謫居四年方獲清雪 劇談錄

劉瞻以諫囚醫工宗族罷相出爲荊南節度使敢草制過爲美詞懿宗省之甚怒責之曰敢頌以行跡玷穢爲時棄捐朝籍周行無階踐歷竟因由徑遂致叨居塵忝既多狡蠹尤甚且居承旨合體朕懷一昨劉瞻出藩朕豈無意爾次當視草過爲美詞逞諂詭於筆端籠愛憎於形內徒知報瞻款呢之惠誰思荗我拔擢之恩載詳言僞而堅果明同惡相濟人之多僻一至於斯宜行竄

逐之科用屏同邪之黨可梧州刺史（唐書鄭畋傳）

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庾道蔚勅曰頃以藝文擢居近密既乖檢慎難處禁林宜守本官擢連州刺史鄭畋爲御史大夫道蔚以事干之乞庇罪人者畋銜之畋既大用積前事盡聞於上故及此罪（東觀奏記）

崔澹試以至仁伐至不仁賦時黃巢方熾因爲無名子嘲曰主司何事厭吾皇解把黃巢比武王（摭言）

趙騭試被袞以象天賦更放韓袞爲狀元或爲中貴語之曰侍郎既試王者被袞以象天賦更放韓袞狀元得

無意乎儁由是求出華州摭言

劉允章試天下爲家賦爲拾遺杜裔休駮奏允章辭窮乃謂與裔休對時允章出江夏裔休尋亦改官摭言

柳璨之陷裴趙諸族希梁祖旨奏云近年浮薄相扇趨競成風乃有卧邀軒冕視王爵如土梗者司空圖李敬義三度除官養望不至咸宜屏黜以勸事君者舊五代史李敬義傳

鴻墀謹案舊唐書哀帝紀六月戊申勅前司勳員外郎賜緋魚袋李延古責授衛尉寺主簿九月壬寅勅

前大中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司空圖放還中條山蓋延古與司空圖同時被劾其降勅則有先後也

重榮執契丹使伊喇遂掠幽州南境復遣使誘吐谷渾額爾奇本等叛契丹而附晉上表於晉主言吐谷渾兩突厥契苾沙陁各帥部眾歸附黨項等亦納契丹告牒稱爲契丹淩暴願自備十萬眾與晉共擊契丹陛下屢勅臣承奉契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願早決計表數千言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中國以

媢無厭之敵又爲書遺朝貴及移藩鎭云已勒兵必與
契丹決戰晉主患之乃以劉知遠爲北京留守而自如
鄴都以詔喻安重榮通鑑續編
景延廣字航川尋加同平章事彌有矜伐之色朝廷遣
使告哀契丹無表致書去臣稱孫契丹怒遣使來讓延
廣乃奏令契丹迴國使喬榮告契丹云云由是與契丹
立敵干戈日尋舊五代史本傳
鴻墀謹案榮歐史作瑩迴國通鑑作迴圖契丹國志
仍從是書作迴國

與韋昭度並命中書門下平章事宣制日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掠其麻哭之奏云李磎奸邪依附權倖以忝學士不合爲相時宰臣薛昭緯與昭度及磎素不相協密遣崇魯沮之也乃左授太子少師磎因上十章及納諫論三篇自雪且數崇魯之惡議者重其才而鄙其訟昭宗素愛其才而急於大用至乾甯初又上第十一表乃復命爲相唐書李磎傳

李磎字景望拜相麻出爲劉崇龜抱而哭泣改授太子少傅乃上十表及納諫五篇以求自雪後竟登庸且訐

崇龜之惡 北夢瑣言

鴻墀謹案此事瑣言三見惟此條以崇魯爲崇龜誤

唐李相磎高才奧學冠絕羣彥爲朋黨所排洎登巖廊似涉由徑雖然亦才技也制下之日劉舍人崇魯抱麻而哭之李相斥其祖禰條上其事具表論之又以彭城先德受賄飲酖乃作鸚鵡杯賦醜詞訐切人謂寒心朝士有識者閱其表曰何必多言但不云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彭城子何所逃刑時以爲然 北夢瑣言

僞行制冊加封爵于新羅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

封冊焉明宗卽位之初安重誨用事鏐嘗與重誨書云吳越國王致書於某官執事不敘暄涼重誨怒其無禮屬供奉官烏昭遇使於兩浙每以朝廷事私於吳人仍目鏐爲殿下自稱臣謁鏐行舞蹈之禮及回副使韓玫具述其事重誨因削鏐元帥尙父國王之號以太師致仕久之其子元瓘等上表陳敘時淮寇攻逼荆南明宗疑其同惡因降詔詰之元瓘等復遣使自淮南間道上表云云明宗嘉之乃降制復授鏐天下兵馬都元帥尙父吳越國王未幾又詔賜上表不名舊五代史吳越世家

鴻撰

謹案五代會要載長興二年四月詔曰周榮呂望有尙父之稱漢重蕭何有不名之禮錢鏐冠公侯之位統吳越之封宜示異恩俾崇縟禮其錢鏐宜賜不名

光遠有孔目官吏宋顏者盡以光遠財寳名姬善馬告於守貞得之置於帳下近例官軍克復城隍必降德音洗滌瑕穢時樞密使桑維翰以光遠同惡數十輩潛竄未出搜索甚急故制書久不下或有告宋顏匿於守貞處者朝廷取而殺之守貞由是怨維翰 舊五代史李守貞傳

初蜀土五十州後主昶性慈孝明敏刻九經置貢舉季年求治太過好聚歛宋興宰臣李昊上書以中原久否今聞眞人應運禮宜貢奉如允所請願備行人時信近密弗納翻聽王昭遠密議不與宰執商量結援太原其文不委翰苑昭遠自令幕吏張延偉所修畧曰早歲曾奉尺書尋達睿聽丹素備陳於翰墨歡盟已保於金蘭洎傳弔罰之嘉音實動輔車之喜色丸成蠟彈細入垂露由是興師 蜀孟昶結河東蠟彈書 成都文類

全唐文紀事卷六十三終